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六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
脚本汇编

谭碧波 编纂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六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云南民族社会历史纪录片
脚本汇编

谭碧波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云南卷, 第六辑, 李仕良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8

ISBN 7-104-02111-6

I.中... II.云...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127.1 J23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198 号

中国晚霞文库·云南卷(第六辑)

主 编: 李仕良 麻卫军

责任编辑: 刘建芳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010) 84042552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02504 (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明市春城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0.625

字 数: 1586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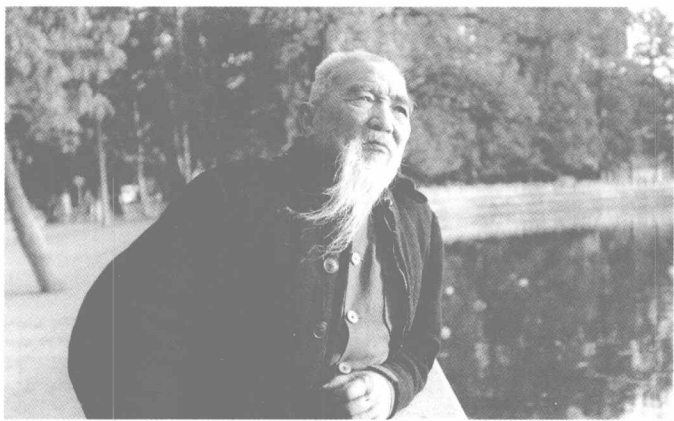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104-02111-6/I·838

定 价: 160.00 元 (全九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谭碧波，前中国文艺界协会会员，前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云南分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会员，云南省作协会员。对音乐、美术、书法亦有专长。民族学家，民族学研究员。



目 录

《佤族原始社会》 编撰 谭碧波	(1)
《佤族》解说词	(16)
《独龙族原始社会》 编撰 谭碧波	(22)
《景颇族原始社会末期》 编撰 谭碧波	(35)
《景颇族》解说词	(48)
《苦聪人野居原始家族公社》	
编撰 宋思常 杨毓骧 徐志远	(62)
《苦聪人野居原始家庭公社》解说词	(76)
《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	
编撰 曹成章 修订 谭碧波	(83)
《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社会》解说词	(106)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编撰 詹承绪 杨光海	(129)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解说词	(173)

《佤族原始社会》

编撰 谭碧波

一

在祖国西南边疆，富饶美丽的亚热带地区，千百年来居住着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兄弟民族。西双版纳这一片肥沃的土地，是傣族自治州，往西是拉祜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漫长的山脉绵延千里，山峦起伏，在那半山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的竹林茅舍，这是拉祜族的村寨。

前面云海茫茫，矗立在云海之上的是西盟山，从这里可以看到西盟山各支的山岭，和这些山上星罗棋布的佤族村寨。西盟山主峰西北面一大片人家居住的地方，是古老的马散部落的首寨——马散大寨。它的周围星星点点还有十几个较小的寨子，这些小寨和大寨连系起来还可以看出马散部落的雏形。

摆在眼前的是马散大寨的全景，古老而坚固的寨门，围护寨子的是严密的刺墙和不可逾越的壕沟。寨子的一角是一家普通阿佤人的房舍。

二

一个公共场所,全寨的大部分男女成员都聚集在这里,大家议论着一个出色的中年男子,认为他很能办事,有人说希望他能多给大家办事,有事都找他,大家附和嬉笑,表现出拥护的样子。

这就是阿佤人的选举方式,他们的头人就是这样公推出来的。

一个并不景气的家庭里,火塘边躺着一个衰老卧病的老人,这是村寨的代表者,是世袭酋长性质的“窝郎”,火塘的周围坐着这个寨子的所有头人、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老“窝郎”叫他的儿子给大家“泡酒”、(泡酒是他们接待任何客人的规矩),老“窝郎”喝了一口酒之后,对大家说出他的意旨,意思是要他泡酒的儿子承袭“窝郎”职位,要头人们公认他是下一代的“窝郎”。

佤族的村社组织,均是以寨为经济政治单位,属于以地缘关系组织的原始农村公社性质。这些村社之上还有地缘部落的组织形式。公社内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寨子的全民大会。头人会议是行使全民大会权能的机构,当然这些会议仅只具备会议的初级形式。

三

大树下,“魔巴”在念着鬼,这是开种前的祭鬼活动。“窝郎”、头人、老人,在大树旁边的土坡上商量明天开伐公地、砍梢开种的事。

山岗上、山洼里燃烧着熊熊的大火,这是阿佤人在烧山。

在野火烧过的公地上,有人在用石头或木棒隔出一块块的界线。

阿佤男女一家一伙地在所圈定的土地上耕作。他们采用的是简陋的竹木农具,竹梢、木铧,也有少量的铁制小锄。耕作方法还

是粗放的挖穴点种。

这是寨内公有的土地，村民可以在自己房子旁边自由圈定一块耕种。

另一片山坡上。一块是长满了茅草小树，一块地上杂草还很低，中间夹着一块烧过的火山地，从这里明显地看出轮歇耕种的痕迹。在那些火烧过的地上，两家一群、三家一伙地进行耕作；这些土地已属于私有，但还保留原始协作的共耕习惯。这一片山上是一个家族共有的土地，一个家族在这里共同耕作，收获为家族所共有，备作祭鬼活动之用。

这是家族公社土地形态的残余，现已不多见了。

山箐里，树丛中，一群小孩攀援青藤古树，摘下一串串的野果。妇女们在斜坡上在地边上找寻野菜。粮荒季节阿佤人就靠这些野果野菜来充饥。

农耕虽然占主要地位，但采集仍是阿佤人重要生活来源之一。

河湾里，男的女的都精着身子在捕鱼，他们有的用篾罩，有的用双手捕捉。

靠水的地区捕鱼还是他们生活来源之一，但已退居到极不重要的地位了。

山岗上，一群佤族男子在围猎，一声枪响之后，接着大声吼叫，几个人抬着一只野猪从山洼里上来。

大树下，烧起一塘篝火，几个老人在分割着野物。连皮带毛地割成很匀称的肉块。平均地分给在场的每一个成员。他们用竹签或树棍戳起肉块在火上烧吃。

狩猎虽然不是他们的经常活动，但每年还有一定时期的围猎。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还保持着平均分配的原则。

旱地上谷子成熟了，杂草夹着禾苗，庄稼长得很坏，阿佤人独家、或两、三家在一块收获，他们有的用手掐下谷穗，有的用小勾镰割下谷穗放进背箩里。

一家人的屋前，一个妇女把背来的谷穗倒在簸笆上，大人小孩用脚蹉下谷粒。

四

这是一个阿佤人的家庭，门外掌子（竹晒台）上放着简单的几件生产生活用具，掌子两侧架着两三个牛头骷髅。竹楼底下拴着几条水牛、黄牛。屋前木架上晒着野果、野菜，两个姑娘围着木臼杵米，一个中年妇女在阳光下织着粗陋的麻布，一个老太婆在捻着线团，一个老头在一边编织竹筐，猪、鸡在屋前屋后游荡。

另一个家庭的室内。从侧门透进来的一股光线，可以洞察整个室内的设置。这家人正在准备吃饭，男男女女围坐在火塘旁边的簸笆上，等着这家的主妇为他们分食，每个人面前摆一个木盘。主妇端过来一锅濡烂的米饭，用木勺撮起倒在木盘上，又端过一个木盆。用手抓起盆里的野菜，平均地分给每一个家庭成员。

主妇分食，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母系的残余。

五

清晨，这家阿佤人的主妇忙着准备食物，男主人用大竹筒盛着水酒，准备招待客人，帮助盖房子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男子们扛着木柱、扛着竹竿从山上管里走来，妇女们背着茅草从山坡上下来，一伙人在拆着破烂的旧房子，燃掉旧茅草，在这旧基础上又竖起新的木柱。多人们用树丫顶住横梁，绑的绑，搭的搭，一会儿盖上了房顶，人多手快，一天功夫新屋就落成了。这里表现了互助协作的威力。

人们喝着酒，唱着歌，跳着舞，庆祝新屋的落成。

六

当晚就在这所新房子里，里边的火塘，边上有些老人在那儿谈笑。外面一个火塘边坐着一群年青的姑娘。门外进来一群小伙子，有的带着棋榔，有的拿着小三弦；姑娘们嬉笑着欢迎他们，小伙子们都挤进姑娘堆里，他们弹着三弦，唱着情歌，姑娘们有的拿着响箴在口上弹出嗡嗡之声。

夜深了，男男女女就在火塘边，互相搂抱而卧。

“串姑娘”。这是群婚的残余。

阿佤人的婚礼。男家杀口小猪，泡着水酒招待客人，女方的父母把女儿送到男家，客人们跟女子的父母欢饮。姑娘把身上的项圈卸下来交给母亲。随后一对新婚夫妇拿起农具准备下地耕种，这就算是完成了婚礼仪式。

七

一个阿佤老人在火塘边呻吟，“魔巴”拿着一只小公鸡在病人身上绕了一转，然后念着鬼走出家门，走到寨外的大树下，一刀砍下鸡头，拔下一把鸡毛往空中一丢。

老人的病更沉重了，瞪着可怕的眼珠，两手在胸部乱抓：“魔巴”又纠住一口小猪，在病人的身上绕了一转，又在念着鬼，病人奄奄一息，合上了眼睛。“魔巴”不能挽回他的生命，他终于死了！

几个男子用斧头劈开六尺来长的一截大树杆，挖空了树心，这就是棺材！

“魔巴”在木棺前念鬼，几个青年在屋侧挖着斜竖的洞穴。洞穴成后，几个男子自室内抬出木棺放入墓穴，并将死者生前用的工具长刀，谷种等放入穴内陪葬，而后“魔巴”挥动红毛树叶念鬼，并

在盖好土的地方插上一个竹圈。

八

深箐里一棵大的树倒了下来，人群吼叫吆喝，山谷响着回声。“拉木鼓”是佤族一年一度隆重的宗教活动之一。一群男子吃力地拖着、推着一截大树从山箐里上来，前面几个小伙子用长刀斩削杂草、树枝开路，人群齐声吼叫，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几天之后在陈设木鼓的地方盖起了木鼓房。这是维系全寨心灵的神具，木鼓的声音可以通神鬼，凡有大的祭鬼活动，必先敲响木鼓；此外，凡遇紧急事情也常用它来通报或号召群众。

这天木鼓房的周围挤满了人，“魔巴”念着鬼，将木鼓房里供着的人头取下来放进篾篓里，两个人抬着人头（骷髅）从木鼓房里出来，前面“魔巴”念鬼引送。后面跟着无数的人群。护送着的人头出了寨门，径向树林茂密的山岗拥去，密林深处，就是这个寨子历代放置人头的地方。

一排排的“人头桩”上，陈列着无数的人头骷髅，有的“人头桩”已经腐朽倒下。从这里可以看得出猎获人头的数量。

一家“珠米”的门前在大量剽牛。（剽牛不用刀，用的是一根长竹矛）。眼看着一条又一条的大水牛倒下。客人们来来往往，两个青年男子，夹着大竹酒筒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忙着给客人们送酒。

两个老人在一边平均地分割牛肉。几个妇女用树叶包着菜包。一个年长的妇女，看来是这个寨子最受人尊敬的老妪，她端着一盆烂饭，一把把地抓了分发给客人。

“砍牛尾巴”的仪式就要开始了，男人们精着身子，拿着亮晃晃的长刀，拥向“砍牛尾巴”的场所，人群推挤不开，“魔巴”挥着芭蕉叶在念鬼，两个青年从草棚下牵出一条黄牛，绕着主人家的房子转了一圈，然后将牛拴在木桩上，人群骚动。一个青年伏在地上拽紧

牛尾，一个手持大刀的“魔巴”，举起他的宝刀，（曾经砍过人头的刀）将牛尾一砍而断。青年把牛尾向房后一抛，接着是一个剽手对准牛背一剽，抢牛肉的男子们一拥而上，刀子碰得叮当乱响，一霎时功夫，就把一条活牛肉抢得精光。

他们还处在万物皆有灵的阶段，当他们不能抗拒自然灾害的时候就认为一切都是有一种莫测的精灵支配着。

九

一个夜晚，在“窝郎”家，“窝郎”头人，几个富有的“珠米”，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还有一个大“魔巴”，聚集在火塘边商议复仇猎头的事。一个老人诉述历史上一代一代的仇杀事件，诉述到他的某一代祖先被某寨人砍了头，又是寨中的某代某人被另一寨砍了头，他还拿着记有木刻的木块指着告诉大家，这是几条人命！什么时候的事；所有仇家寨都列举出来了。他沉痛地垂下了头。头人扳着指头又数了一下仇寨的寨名，然后就让“魔巴”看卦。“魔巴”拿起鸡骰骨看卦，指着鸡骰骨上的竹针，确定了要到那个方向那个寨子去砍头。

傍晚，全寨的男子身背武器，齐集寨头间的一块空坪地上。作着出动前的准备，头人叫出几个勇敢的汉子，站在人群的前边，由“魔巴”看卦确定军事首领。

选拔出来的军事首领，雄纠纠地站在土坎上，指挥着猎人头的队伍。

敌寨。突然木鼓紧急，喊声四起，火把通红，接着房子也着了火，火光中看见一个勇士挥舞长刀纵身跃起，砍下人头。

第二天晓明，寨门口男女老幼欢跳若狂，他们在迎接猎回的人头。猎头的队伍来了，那个年青的小伙子——这一次的猎头英雄，提着盛有人头的口袋，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大家为他欢呼。

人群簇拥而来，熙熙攘攘地把人头送到木鼓房侧，陈列在竹篓里。

血族复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佤族社会还很盛行用人头作祭品，这是历史上许多原始民族曾经有过的事，佤族社会仍保有这种风习，他们企求谷物丰收。认为用人头作祭品是最虔诚，使得鬼灵喜欢的行为。

十

一个公共场所，“窝郎”、头人，寨中的老人们均在场子周围，还有许多男女群众。他们正在处理在这次复仇行动中违犯了习惯法的人。

从人群中推出一个狼狈不堪的男子。他抱着手，缩着头，好像是没有脸见人。因为在这一次的复仇行动中，他没有去，这是最大的耻辱。大家在漫骂他，讥讽他，他感到无地自容，这就是给他的惩罚。

另几个人推着另一个男子出来，从他畏怯的面孔上，看得出事情的严重性。这个男子在复仇行动之前，洩露了复仇的机密。阿佤人认为这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大家忿怒地指着，责骂他，齐声喊着要把他赶出寨子。头人们也喊着要赶出寨子，他发愣了，他知道无路可走，盲无目的地不知向那里走去。

赶出寨子这是最大的惩罚，在佤族社会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村社的成员，离开了自己的寨子，那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一边，两个人（失窃者和被怀疑偷窃者）在进行搓手；这是他们判明怀疑事件的办法。这边这个被误认为行窃的人，明明他没有偷，可是搓手的结果，他的手却出了血，他毫无办法申辩，只好承认是他偷的。那边两个双脚站在土坑里，头上顶着木板的人，情况也是这样，明明不是他偷人，可是偏偏他头上顶着的木板先掉下来

了。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辨明事情的真相,只有依循传统的习惯法来处理内部的纠纷。

十一

一个过去有人开过矿的矿洞。洞前是一道道环绕山脉的梯田。

二、三百年前,永广地区曾有汉人在这里开过矿,也曾在这里开种水田;永广地区的阿佤人第一次学会了栽种水田。

西盟山的一个小峰上,矗立着“三佛祖”庙。1873年,拉祜族的一个首领“三佛祖”为了抵抗清朝,率领拉祜族和一部分反满的汉人进入西盟地区,一度统治过西盟山周围广大地区,遗留至今还有这座山顶上的“三佛祖”庙和庙内香案上的铜鼎。1891年英国人开始入侵,“三佛祖”,为了抵抗侵略而归顺清朝,但“三佛祖”死了,清朝廷委“三佛祖”的女婿为“西盟山土目”,1898年英帝司格德企图收买其后裔李通明。下面是英国人司洛德送给李通明的手枪。一支生满黄锈的推轮手枪。

“三佛祖”进入阿佤山地区后,给佤族社会影响很大,传播了深刻的祖国观念和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十一个部落王子曾长期反抗过英帝的武装侵略。1899年冬,班洪,永和各部落又曾武装反抗英帝侵略。随后英帝改变方式,输入了鸦片,种植鸦片促使佤族社会经济的畸形变化,接着帝国主义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特务又进到阿佤山后方,在传教的幌子下进行分裂佤族的卑鄙活动。

十二

一个从外族市场回来的佤族男子,腋下夹着一块盐巴、一块土布,来到一个平民的家,主客坐在门前的掌子上商谈着交易的事。主人接过土布打开看了看。又接过盐巴试试重量。然后走进屋内拿出一小背箩谷子交与客人,客人接过谷物,便将土布交与主人。并敲下一团锅盐,看看大小,便交与主人。主人请他喝水酒。

另一个场合,两个汉商背着铁刀,铁斧、小锄,小镰刀,和一些粗糙的锅盆陶器进入阿佤人的村寨,阿佤人都围拢来看这些新奇的东西。一个阿佤人拿出一架老鹿角,跟汉商换得一把小锄,另一个阿佤人拿出一串药材之类的东西,跟汉商换得一把小钩镰。

一个靠近山区的初级市场,这里有傣族,拉祜族,傈僳族,和少数的汉族进行交换,也是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阿佤人背着山货从西面的山上下来,各族人民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一角是阿佤人卖山货的地方,一角是傣族摆着食盐、布匹、日用杂货的摊子,阿佤人在这里购买盐巴。

一角是汉商贩卖铁制农具的地方,阿佤人在买他们的铁农具。

佤族社会还没形成集市贸易,只有草坝街,实行物物交易。

旱地上,几个阿佤人在用铁锄薅草,看起来庄稼要比过去长得好些。

园地里,阿佤人用小铁锄,在为大烟苗松土。

英帝国主义向阿佤山输入了罪恶的鸦片,破坏了佤族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轨道,加速了佤族社会的贫富分化。

十三

一个小寨突然发生了枪声,接着鸡鸣狗吠,寨子慌乱起来了。

《佤族原始社会》

山坡上跑下来一伙手持武器的强人，赶走这个寨子屋前屋后的黄牛，水牛。有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看见这种情形，在园子边大声喊叫，突然跑来一个壮年，把那小孩拉在肩上就走，小孩大声哭叫小寨里发出枪声，一个抢牛的人砍下一条牛尾巴丢在村口的路旁，赶着牛群飞跑，跑向斜坡的那一边。

原始劫掠的风气，在佤族社会中还非常盛行。

十四

一家贫困户的破烂草房前，妇人和她十二岁的小孩在篾笆上拾野菜。突然来了一个凶汉，拉着小孩就走，小孩哭叫，贫妇求救似的跟上去扯住小孩。

这是富有的“珠米”家门口，房子两侧放满了牛头（骷髅），楼房下面还有水牛、黄牛，房子周围鸡猪游荡。大“珠米”在掌子上编织篾笆，前面走进来一个背着谷子的贫民，他是来还债的，他上了木梯，走上掌子，放下背箩，蹲在掌子上跟“珠米”说话，“珠米”提起背箩进入内室，倒了谷子，又提着空箩出来。“珠米”在掌子上摆着竹片，计算着数目，然后告诉贫民债还没有清，并比划着要他再背两箩谷子来，贫民愕然起立。

凶汉拉着贫苦人的小孩走到“珠米”的门前，贫妇人紧紧跟在后边，小孩大声哭叫，“珠米”喝了一声，小孩不敢哭了，两眼畏怯地看着“珠米”。贫妇人对着“珠米”哭诉，祈求他偿还儿子，“珠米”责骂她：“那你拿什么来还我的债呢？”

另一个“珠米”家，“珠米”躺在火塘上端铺着毡子的床上喝酒。手里拿了一块带骨头的肉在啃食。火塘的另一端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贫苦老头。他的旁边蹲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显然是议论买卖奴隶的事。“珠米”拿起竹酒筒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递给贫老头，老头拿住酒筒，心里难过喝不下去。

外面进来一个中年男子，站在火塘的外边。“珠米”向他打了个招呼，叫他的老婆撮出一小竹筒小红米，那中年男子用小口袋接住，转身走了，“珠米”告诉他明天还要帮助做活。

“珠米”又叫他的老婆到屋后去包三包东西拿来。这边“珠米”和贫苦老头继续商定买卖奴隶的价钱。

“珠米”老婆从里面用木板托出三包东西，一包是谷子，一包是小红米，一包是黄土。三包东西端在小姑娘面前，小姑娘惶惑，不知所措。大人们鼓励她，小姑娘伸手摸住一包。“珠米”将小孩摸过的那包打开一看，是谷子，“珠米”喜悦，认为是吉利，此奴隶可买。于是“珠米”掏出两个半开(银元)交与贫苦老头。然后一齐站起身走出门外。“珠米”又牵出一条小黄牛，贫苦老头接住拴牛的绳子，老头忍不住流下眼泪，摸摸孩子的头转身走了！小姑娘哇地哭起来跑去扯着老头腰上的藤带，“珠米”拉住小孩分开了她的手。

佤族社会个体家庭私有制早已确立，由于有了铁制农具，生产力相应有所提高，掠夺之风盛行，债务关系频繁，已经有了雇工和手工业(铁匠)，财富开始集中，出现了“珠米”和家庭奴隶。贫富有所分化，阶级有了萌芽。

佤族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始农村公社已濒于解体，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

十五

春天，亚热带的各色花朵开遍了山野，红旗迎风招展，解放军骑兵团向前奔驰。

字幕：

1950年，我解放大军挺进祖国西南边疆！

另一字幕升起：

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